

长衫，来自香港的「花样年华」



开幕式上的长衫现代舞表演

旗袍在香港被称为“长衫”

“长衫”是香港人对男女装中式袍服的统称。内地普遍称女装袍服为“旗袍”，在香港则更习惯称为“长衫”。香港历史博物馆馆长黄秀兰说，五四运动后，一批追求独立自主、个性解放的女青年开始“女穿男袍”，“长衫”一词也沿用至今。“我个人认为较‘旗袍’更能反映女穿男袍的文化起源，透露更深层的文化意义。香港历史博物馆拥有超过1000套(件)的长衫，此次展出的是其中的精品。”

这是香港历史博物馆展览首次走进宁波，前三天参观量约2万人次。据宁波博物馆工作人员介绍，不少女性观众身着旗袍相

约而来，成了馆内流动的风景。长衫展分为香港女装长衫的历史沿革、香港的长衫因缘、缝制长衫的工具以及长衫女士形象宣传品四个部分。从霓裳丽影的变迁中，仿佛穿越了百年的光影。

香港长衫文化可追溯至晚清女性服装的变革。清代前期，明令禁止满族妇女仿效汉族妇女服装的宽衣博袖，至清末，满汉两族的妇女服装皆装饰华丽，并在西方文化的影响下，衣服剪裁亦趋于贴身修长。展厅中有一件粉红色提花上衫连“十八镶”绣花百褶裙，上衫宽衣博袖，百褶裙

装饰华丽，前后幅饰以十八道粗细不同的滚条和花边，并垂有飘带，尽显清末女装的精致华丽。而在一些月份牌和旧照片上，可以看到民国初年着装风格，瘦长的上衣、元宝领、少褶甚至无褶长裙或窄长裤，没有清代服饰上的繁缛装饰，风格简洁。

黄秀兰说，20世纪30年代，现代化大都会上海引领了全国的服装潮流，“海派旗袍”的风潮席卷香港。当地的裁缝分成两个派别——宁波帮及苏帮。前者长于制造融入中国传统工艺的近现代西服，称为“红帮裁缝”；后者则以制造旗袍闻名于世，当中包括了上海裁缝，称为“本帮裁缝”。在西风东渐的时代洪流里，不论“红帮”还是“本帮”，都将中国传统的裁缝技艺发挥得淋漓尽致。

20世纪中期是香港长衫的黄金岁月

20世纪中期，大量上海裁缝移居香港，令香港长衫迅速进入黄金时期。20世纪50年代起，香港女性相继投身社会工作，加上教育普及，女性社会地位提高，开始讲究衣着潮流。当时的香港女性认为长衫最能表现她们的体态美，长衫也因此成为城中女性最端庄的外出服和上班服，是女性在社会和知识上与时俱进的标志。以简约为时尚，是当时长衫的一大特色。

黄秀兰介绍，20世纪50年代，香港长衫已采用西方的立体裁剪技术，模拟人体穿着的状态作“分割式”的剪裁，前后衣片分开、斜肩、装袖、两肋及腰处“收省”，令长衫更加贴身，突出身材曲线。风格则是当时西方流行的简约主义，镶滚大幅减少，金属拉链及按钮取代布质纽扣，整体轻盈简便，适合香港职业女

性的需求。展品中有不少那个时期的珍品，如一件黑地印黄蓝花无袖单长衫，线条婉约，方襟为长衫增添些许硬朗气质。黑地上印有黄蓝色花叶图案，质料细滑纤薄，最适宜在香港的炎夏穿着。另一件黑地印紫色菱格纹十字袖单长衫，图案呈现现代水彩画风格，衫身接触处的菱格纹大致连贯，不用腰省也是为了保存面料的完整图案。另有名人捐赠的长衫，如影星林黛、狄娜和粤剧名伶马林绮梅等人的长衫，显示了各自不同的风格。

随着成衣制造业的蓬勃发展，20世纪七八十年代香港长衫不再普及，但仍获小众青睐，是女性出席隆重场合的首选服装。另外，部分中上层女性仍以长衫作日常服装，政府和企业领导层的女性亦会选择穿着长衫来凸显



右边的湖蓝色长衫是香港小姐罗朱玲玲女士夺冠时所穿

其个人形象。不少影视女星穿着长衫出席公众场合，长衫更是香港选美活动的指定服装。这时期的香港长衫，细致讲究，造价不菲，人们渐把长衫与上流社会女性联系起来，令长衫更见珍贵。有一件湖水蓝手绘图案无袖长衫，是港姐冠军罗朱玲玲女士在1977年选秀成功时穿的，花卉图案风格近于速写，美丽非凡。

的不二之选。

黄秀兰认为，即使现在的人们不再以长衫为常服，不少人仍穿着长衫出席隆重场合，长衫反而获得额外重视，体现了更高层次的神气韵味。

此外，香港还是华人社会唯一仍以长衫作为中学校服的地方，长衫校服仍被10多所中学沿用至今。香港女子教育的理念之一是培养德才兼备的淑女，女生们穿上素净的长衫校服，可时刻提醒自己要进行端正、注重仪表。

难能可贵的是，香港学校中至今仍有教授裁剪长衫的课程，并经常颁发奖项，证明香港还有不少钟情于缝制长衫，延续这个不朽的衣着时尚。

通过博物馆搭建双城文化交流新舞台

去年10月，宁波博物馆与香港历史博物馆共同策划了“跨越海洋——中国海上丝绸之路”展，由此结下了深厚的友谊。时隔近一年，香港历史博物馆带来了这样一个散发着浓厚香港气息的展览，这是馈赠给甬城市民的一份精美礼物。

“我们之前曾经把长衫藏品带去新加坡、纽约等地，这次很高兴来到宁波这个服装之都，与内地的观众分享香港的长衫文化，以及香港在传承长衫工艺方面的成果。期盼这个展览能够成为两地交流的平台，让中国的服饰文化传承和发展下去。”黄秀兰说，香港历史博物馆和宁波博物馆于2014年签订了

合作意向书，希望通过展览，深化交流。

“服装是宁波城市的金名片。无论是明清时期就已享誉京沪的宁波本帮裁缝，还是在近代转向西服制作的红帮裁缝，以及当前作为宁波经济发展支柱之一的纺织服装产业，都是宁波城市文化的重要内容。”宁波博物馆馆长王力军表示，此次“百年时尚：香港长衫故事”在宁波博物馆展出，将为宁波与香港的文化交流建立新的纽带。今年正值香港回归祖国20周年，愿两地文博界以此为契机，加深合作，为宁波与香港两地市民提供增进互相了解的机会，为城市间的文化互动搭建新的舞台。

中西融笔底 水墨寄乡愁

——甬籍画家邵秉坤的艺术之道

朱田文

7月26日，“墨传乡情——邵秉坤作品展”在宁波美术馆开展，《渐行渐远的中国民居》系列、《故乡慈城风光》系列、《胡杨颂》系列等50余幅水墨作品，在家乡父老面前集中亮相。

意境深远，满纸宁静，景中有意，意中寓美，是观画者的共识。这些作品浓缩了80岁高龄的甬籍画家邵秉坤先生对家乡的深深思念和一腔深情。



甬籍画家邵秉坤(邵秉坤 供图)

寒门学子得名师亲授

“我是寒门出身，4岁丧父。”邵秉坤接受家乡媒体记者采访时动情地说，“我1938年生于宁波慈城，家里有兄弟姐妹八人，四男四女。父亲是银楼里的银匠，家里很穷，只能靠租房过日子。”

穷人的孩子早当家。邵秉坤在参加生产劳动和家务之余，喜欢埋头读书，在慈湖中学时是一名优秀学生。1959年，他考上了中央工艺美术学院(现清华大学美术学院)，师从吴冠中、张仃、姜士白等大师。

从法国留学归来的吴冠中给邵秉坤的影响很大，尤其是老师的勤奋，令他印象深刻，他经常看到老师戴顶草帽、带点干粮出门去写生。同时，老师的油画作

品干练、笔触豪放，也深深地触动了。吴冠中曾说过，画画的笔触要像理发师剪胡子一样，干净利索。“他的影子烙在我心中，烙在我的作品里。”邵秉坤如是说。

在美院的5年时间里，邵秉坤沉浸在艺术氛围之中。他画素描、学版画、攻人物，也接受了印象派的光影理论。当年教素描人物的老师中有一位叫张振仕，天安门城楼上的毛主席巨幅像就是他画的，他对邵秉坤的影响也很大。邵秉坤也尝试过画毛主席像，创作是在墙壁上进行的，需要搭起架子，绘画过程中，围观的人还不少。

从美院毕业后，邵秉坤被分配到浙江的出版社为书籍封面、插图。

大胆探索水墨画技法

中国传统山水画讲究的是墨韵，强调的是线条。读大学时，就对水墨画很感兴趣的邵秉坤，一直在思考、探索能否将油画的立体空间、光影明暗的技法，运用到水墨画中，将点、线、面三元素结合起来。

真理从实践出，作品从勤奋得。宣纸的纸质决定了水墨一落下就很容易化开，很难控制，但邵秉坤在宣纸上“用水狠”，大量用水，然后再画，墨一点点吸进去化开，从而形成泥土、水、草等风景。“水墨只要稍微多一点，纸就烂了，必须从头再来，因此我的画产量不高，别人也无法模仿。”邵秉坤说。

画法独特，技巧高明，邵秉坤的水墨画里，线条巧妙地包含在造型里，根本看不出具体的用笔痕迹，非多年功力难以达到这样的境界。

师法自然，认真创作。多年的美术插图工作让邵秉坤的造型刻画功力非同凡响。他画了一辈子山水，为了达到更真实的效果，一直坚持深入原野、乡村以及街头巷尾，甚至到大漠荒原去采风。在他的笔下，每一只小动物都栩栩如生

生，每一处风景都有实地的影子，每一只船的造型也不一样。

“每天都要动笔，但创作一幅作品，要构思很长时间，想透了再下笔。”邵秉坤说。他将中西方的绘画技法结合起来，吸收多种画法的优点，因此，他的画既有水墨的淋漓致致，又有版画的简练概括，也有油画的细腻刻画，是多种画风的融合。另外，他的人物肖像画运用了水墨笔法，在画家中也不多见。

吴昌硕大师诞辰170周年之际，他应邀为吴昌硕绘制画像。大型电视人物传记片《一代宗师吴昌硕》总编导、艺术评论人士黄明在赏析邵秉坤的《吴昌硕大师画像》时，赞叹道：“气韵兼得，水墨构成，毛笔挥就，把中国画的元素与西画中的素描技法有机且巧妙地交织与融合，使作品明暗有序、深浅交替、形象饱满、意蕴可追。对于肖像画的创作来说应该是极富挑战性的。”

无法模仿，不断创新，这让邵秉坤的水墨画在画坛独树一帜。“邵秉坤的水墨画可称‘邵体’，他是真正的‘创体画家’！”一位著名艺术评论家这样总结。

常画小船以寄托乡愁

邵秉坤现为全国装帧艺术研究会理事、浙江省装帧艺术研究会副主席、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。他的水墨作品被浙江展览馆、清华大学美术学院以及多家国内外知名画廊收藏。

“怀抱家国情怀的艺术家，总是热爱他的故土，热爱他的家乡，在他的眼里家乡无山不美、无水不秀。”邵秉坤说，自从离开慈城，家乡的一草一木烙印在他的心中。在他看来，地处江南水乡的慈城，河流纵横交叉，小船悠悠荡漾。于是，船成为他寄托乡愁的重要符号，各种船儿，出现在邵秉坤的画作中，有的还是“主角”。

随着年龄增长，邵秉坤对家乡的感情也越来越深。“几乎每天都要拿笔作画，积累了不少作品，希望捐赠给家乡的美术馆。”去年，邵秉坤萌发这一念头后，经鄞州区收藏家协会副主席崔二斌热心牵线，宁波美术馆、鄞州区文联有关负责人积极支持，遂促成了这次的返乡个展。

画展开幕式上，耄耋之年的邵秉坤满面春风、精神矍铄，他激动地说：“把积攒下来的作品奉献给家乡，是我的夙愿，今天可以说如愿以偿了！”画展结束后，他把大部分作品捐赠给了宁波美术馆等单位。



邵秉坤画作(朱田文 摄)

记者 陈青
通讯员 褚楚 项聪颖 摄影 周建平



右三的黑地印黄蓝花纹无袖单长衫是20世纪60年代的珍品